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第 1209 期（二零二五年一月十日）

www.minghui.org

美國首都華盛頓大法弟子敬賀



图：二零二五年新年的钟声敲响，历史進入新篇章。海外六十多国各族裔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好！

本期内容提要

- 【海外】特稿 | 我们的师父
- 【修炼】读《我们的师父》有感
- 【修炼】浅悟修炼人的“意志力”与“目标”
- 【评论】再说徐甲讨薪
- 【评论】也谈敛财
- 【评论】也说 2.66 亿资产

目 录

◆海外综合

| | |
|--------------------|----|
| 特稿 我们的师父 | 3 |
|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 14 |

◆大陆综合

| | |
|-----------------------|----|
|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 17 |
|-----------------------|----|

◆修炼园地

| | |
|----------------------------|----|
| 读《我们的师父》有感 | 20 |
| 浅悟修炼人的“意志力”与“目标” | 21 |
| 无人在外 皆在其中 | 24 |
| 修去那个不理性的人情场 | 26 |
| 现在是形成整体的时候（译文） | 27 |
| 新加坡法会 修去怨恨心 走出家庭魔难 | 33 |
| 新加坡法会 认真对待修炼 | 41 |
| 让行恶者现世现报是慈悲众生 | 47 |

◆时事评论

| | |
|-------------------|----|
| 再说徐甲讨薪 | 49 |
| “仇富助共”到纽约 | 53 |
| 也谈敛财 | 57 |
| “把地球管起来！” | 62 |
| 也说 2.66 亿资产 | 68 |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特稿|我们的师父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一月三日，明慧特约记者走访了纽约上州的龙泉寺、Shen Yun Dancer 等与大法有关的几个项目，并见到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今年七十三岁的李洪志师父穿着一身整洁简单的便装，比前些年清瘦了许多，看上去只有五十岁的样子，甚至更年轻，眼神温暖、坚定而祥和。

一、义工

最近海外某媒体对李洪志先生做出了一些指控，并针对中国人的敏感点，刻意突出了“利用其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和廉价的劳力敛聚了高达2.66亿美元的资产（asset）”一说。提到此事，李洪志师父表示，记者不报道，他都不知道神韵有多少钱，还在担心艺术团是否能维持开销呢。

对从中国来到美国避难的法轮功学员们来说，离开了故土和熟悉的环境，自己在美国没有任何根基。其它的非盈利机构、宗教团体可以靠政府和企业的捐助，但是没有企业给法轮功提供捐助或资金，因为这二、三十年来，大家普遍在中国有生意。中共在私下通过各种方式，让西方社会不敢提对法轮功的人权问题。因此，即便在美国，其他团体多有政府资助，唯独法轮功，只能靠自己维持。

神韵艺术团的成功举世皆知，然而这成功背后的艰难和真相，即便是北美的法轮功学员也有很多人从未真正去了解，出于信任，大家也不觉得需要了解那么多具体事。老弟子都明白，李洪志师父是来传法的，却担起了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的重担，单这一件事背后就有数不清的艰辛，因此一批老学员们把项目中行政和财务上的事都想办法自己承担起来，有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因为这就是大家修炼的路。

这次见面时师父也笑着表示，他不管行政的事，负责行政和财务的学员也不向师父汇报。神韵艺术团的一名会计师确认，“财务有财务的规定和流程”，大家都在努力，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毕竟，师父是来给大家传法、带领大家修炼的，不是来给大家当老板的。

看到项目中大法弟子的修炼问题，师父在觉得对学员提高有帮助时才会指出，还会慈悲答疑。师父为所有项目中的学员操心、看护着海内外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

师父不但在任何项目中不拿一分钱报酬，而且乐得不知道各项目如何运作。师父说：“就包括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干净世界，他们怎么运作，那些人员、财务，我都不知道，根本就不去管——必须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那是修炼的路。我老去说这说那，就是拆他们的桥，拆他们的路。所以这一切啊，我根本就不管，只管修炼。”

说起给神韵等项目做义工，师父表示，除了管学员修炼之外，还义务的帮他们在设计服装、帮他们在技术上提高。“但是谁也没给我一分钱，也不开支。”

记者又采访了另外几个项目。“神韵作品” (Shen Yun Creations) 艺术视频平台的财务长，Shen Yun Dancer 公司的总经理，她们二位都说，经营、业务都是自己做，财务也自己管，“师父都不看，我们也不汇报。”

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蓝黄两面穿服装是师父义务设计的。有方便打坐的上下拉链设计、防水面料，御寒合身，很适合大型活动。棉衣一百二十美金，羽绒衣一百六十八美金，同样的价格不可能在市面上买到同样品质的同类产品。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对此，Shen Yun Dancer 的总经理介绍，这两款短大衣“只卖给学员，师父希望我们尽量价格要低。”对此，师父笑道：“我是说过这话。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免费给学员。”

“免费给学员”，这话听着非常熟悉。针对大法书的定价和销售，师父也多次说过这句话。而飞天学生的学费、住宿、餐饮、书本、服装、旅费等等，的确一直都是免费的，相当于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年五万美金的助学金，而家长只需要支付学生在校外上私课的费用。

二、生活简朴、意志坚韧

师父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在龙泉寺，我们遇到一位跟随师父二十年的同修。他深思数秒后，缓缓说道：“意志力超凡，生活简单，目标明确。”

他说，无论在龙泉寺还是旅行中，师父早上自己洗衣服，不吃早饭，或者只喝一些水和咖啡，中午在龙泉寺食堂简单吃一点，晚上一碗疙瘩汤，或者冷米饭泡开水加咸菜。

另一位学员介绍，一次早饭，自己煮了一堆鸡蛋，端去给师父先挑，希望师父挑个最大最好的。师父看了看，挑了一个最破的，说我要这个就行了。

曾被师父带去吃自助餐的一名学员说，的确，那天取餐的时候，自己也高兴地想尽快取餐、尽快上桌。队排到了，找师父，却只见师父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等大家都拿完再过来取餐。“我的手停下了，觉得弟子不应该比师父先取餐。可师父马上微微点头，示意我先取餐。”

谈到“目标明确、意志超凡”，跟随师父二十年的这位大法弟子说：“目标定了，师父就会一直做下去。有了困难，他不管，他会一直往前走。也没有钱的概念。该做什么就做。”每天看着师父那么做，也许觉得习以为常，但回过头来一看，很神奇，无论有什么困难，要做的都做成了。不象我们，有些事做着做着，有困难，就放弃了。”

有什么你们认为做不成的事情，师父做成了？“很多

事情我们大家认为做不成，师父不管，还是往那个方向做，最后就做成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意志力和专注。”

“在我来看，‘难’，在师父那里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哦，这事有难度，难度大觉得是坏事。师父不会被难度挡住。”

工地学员都知道，师父一直在不停的做。在龙泉寺工地，最难的地方有师父，活最重的地方有师父。抬木头师父挑重的一头。工地的垃圾师父经常收拾，别人没有师父动作快，稍微一慢师父已经亲自收拾完毕。脏水坑没人愿意清理，师父一句话不说上手就去清理。路上有小石子，师父随手捡起来扔到路边，避免车轮压过损坏路面。工地和路上的钉子，师父随时捡起来，分类，交给库房。指导艺术团的美术创作，设计服装道具、教授声乐、节目制作、质量把关……忙碌的间隙，路途上，师父还要抓紧时间，拿出最普通的纸质文件夹，写歌词、作曲。

师父明确表示，他领着大家修炼，自己当然得做一个表率。历史上动钱的教训太多了，所以他什么钱都不拿，还以身作则，教会大家俭省。比如购买演出器材、灯具这些排练和演出必备的器材，师父都告诉学员，“一定要（找）降价的”。

师父说：“因为事儿多，所以我经常住在龙泉寺的宿舍。我要在这里给孩子们（注：在中国文化中长辈对晚辈的常见称呼，这里指神韵的年轻艺术家们和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环境。我跟他们的爸妈说，我要还给你们一个最好的孩子，这是我专注的事情。”

三、尽量照顾所有人

二零零零年龙泉寺初创，没有钱，只有一片自然山林，一潭当时并不美丽也不清澈的湖水，和一栋岁月痕迹满满的木制平房。平房是简陋的三室一厅，这就是龙泉寺最初

拥有的全部了。不但没有停车场，林间的小路，只要下雨下雪便会坑洼泥泞。当时去做义工的学员们，都自愿的既出力又出钱，因为大家都知道真、善、忍的珍贵，也都愿意与用法轮大法惠益人类却遭到中共迫害的师父并肩作战。

中共造谣说李洪志师父有好几处房子，豪宅、豪车、游艇，最后它自己也发现了，师父没钱、没房、没车，在所有的项目都不领工资。

学员拿来的钱师父统统给山上。师父说，我不要钱，我要钱干啥？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走到哪，谁都会给我口饭吃。我要钱干啥？也饿不着我。

访谈间，师父一直笑呵呵的，祥和自在，让弟子想起了师父教导弟子的“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十九年过去了，飞天和神韵有了文化课教室、舞蹈教室、餐厅、剧场、办公室、图书馆、音乐厅、多种休闲空间。这些都是修炼人在师父的带领下，一砖一木建起来的。对很多大法弟子来说，这个过程不只是吃苦消业，自己来世前用生命立下的誓约也在兑现。

第一个神韵艺术团是怎么成立的呢？“当初找了一帮学员，领了一帮孩子来，身高参差不齐，一说舞蹈都不知道咋回事。渐渐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可是当时连一分钱都没有。所有要运作的一切，都是参与者自己掏钱。所有的老师，缺什么自己买去。就包括我，所有的想到的一切，都是自己掏钱。”“大家完全是奉献。”“等有演出了，才开始有收入。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走过来的，”师父说。

记者记的，当初只有一个舞蹈教室的时候，师父亲自辅导孩子们练空翻。山上（龙泉寺，下同）的老学员都记得，孩子们第一次跳满族舞，没见过满族的花盆底鞋，师父就亲手给孩子们一个一个的穿上鞋，整理好鞋子。

看着孩子们亲手制作、送给师父的一件件爱心礼物，

我们想到那些出去后配合中共诋毁法轮功和神韵的人。对此，师父解惑说，那些孩子都不是自己要来神韵的，都是父母逼着他们来的。是凡这样的孩子在这儿都不行。相比之下，那些自己说“我要修炼”、“我要助师正法”的孩子，表现都特别好。

熟悉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家长中，把自己的意志、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强加于子女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在中共国，几代家长们接受的是党文化强制灌输、不重视家庭、不尊重个人意愿。《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首歌创作于一九六六年，曾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后因曲作者被称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而被停播停唱，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两句话，却深深的洗脑了几代中国人，习惯于把党的意志强加于自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

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全球的蔓延，强加于人、不懂得如何建立正常亲子关系的人也越来越常见了。一些修炼中的学员未能免俗，这是中共党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个人修炼状态所决定的。

十几年来，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和飞天的学生们受到师父无微不至的关心，包括连师父自己的女儿都未曾得到过的仔细照顾——师父的女儿小时候，师父忙于在外奔波传法，女儿经常见不到父亲，而飞天学生们却很少见不到师父；师父的女儿小时候，父亲没钱，难得给孩子在路边的地摊买双鞋，女儿都无比开心，而现在神韵演员和飞天学生们的服装、饮食……父母能想到的，师父都会操心；父母没想到的、做不到的，师父也会操心。对此，师父笑着说：因为孩子小，“我得象他们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哪。”

十几年来，师父操心着大家的修炼，还每天尽量照顾

山上的每一位学员，还坚持每天晚上为孩子们制作零食包，亲自发给孩子们。师父知道孩子们练功辛苦，又在长身体，晚上容易肚子饿。

山上的学员说，要说师父的故事，每天都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说不完。

三口之家有三口之家的家务和开销。千口之家有千口之家的费用。山上费用很大，每个月的汽油费、烧暖气的柴油费、冷气费、电费，还有这么多人的饮食费用，所有的学生在学校都是免学费、免费吃住，等等，都是巨大的负担。

李洪志师父不但为学校的孩子们着想，也为毕业后的孩子们操心。毕竟艺术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比理工科毕业生难度要大很多，维持生计、开创事业不那么容易。留校任教的学生，愿意成为神韵艺术团正式演员的学生，他们毕业了，结婚了，都得给他们工资，让他们有能力留下来，这一切都需要钱。

师父珍惜人才，更希望弟子们圆满走好修炼的路。

四、传法

今天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传给我们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然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是个反神、反宗教的社会，是对无论老幼妇孺一律实行思想控制、人身控制、经济控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严厉和没有法制的社会，法轮大法是怎么传出给社会的呢？

一九八零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末，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和数千万的气功爱好者。气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肉眼可见，因此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以及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重新思考，渐渐积累了一点点探索和实践的空间，但希望探索人体、生命、宇宙奥秘的人们，苦于一直都找不到更高的、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一九九二年，一个偶然的机，师父得以开始一点一滴、逐步的向社会公开了法轮修炼大法。师父回忆到：“一开始在长春，人们在那讲气功，我在那听着，就给他们说两句。说两句他们一下就愣住了：哎呀！说你是……你给我们说说这个，你给我们说说那个。很轻松，我都知道，就都说了。哎呀！那你给我们办个班吧！”

“那些人都是老气功。马上，‘我给你安排场地！’‘我给你安排这个那个。’什么都安排好了，‘李老师，你赶快去给我们讲课。’“（有些）气功爱好者很有瘾哪，就非得叫我去讲。就这么，在长春五中，我给他们讲了一堂课。”

然而，不同于佛家修炼，气功爱好者们习惯的是所谓“带功报告”。他们想当然的把这一套也搬给了传法来的师父——“讲课就讲课吧，还整了（即弄来）一些病人，（因为）气功带功报告不都是这样吗？哇，一上来都是病人在这儿，那咋办？咋讲课啊？他在那‘唉哟唉哟’的。还有滴着吊瓶来的。我就过去，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收拾。很快，几秒钟就都起来了。（他们）起来之后，我在台上，那是一个阶梯教室，我说，‘听我的啊，走！’他们全都走，那（原来都是）根本起不来的、半身不遂的。我说，‘跑！’咚咚咚，都跑。我说，‘好啦，开始讲课。’就这么一下子，他们就知道了，‘气功大师也没这么厉害啊！’然后我就开始讲课。最后他们提一些问题，我也给他们解答了。从这以后就收不住了。”

身体瘫痪、病入膏肓的人治愈的代价有多大？看过米勒日巴佛事迹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师父瞬间就让那些人恢复了健康、行动自如，但回忆起来的时候却云淡风轻。

修炼界都知道，当今的人类都是从高层生命转生而来，所以当听到师父讲出的天机时，很多人心底深处埋藏已久的那个东西就被触发了。随后，师父告诉他们：“讲是讲了，

炼功吧。”就这样，一些气功爱好者就开始炼法轮功了。李洪志师父也就成了人们眼里的“气功老师”、“李大师”。

传真、善、忍大法的师父被理解成了气功师，但只要有益众生，师父不在意个人的名誉和称呼。师父讲过：“怎么对师父？其实我从传法一开始时就讲的很清楚了。人们叫我什么都行，你叫我名字，叫我老师，叫师父，什么都行，师父不挑。”（《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后来的许多事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明慧网上有很多回忆文章，归类在“忆师恩”等栏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旧文。

节俭对师父来说已习惯成自然，但为了该做成的事，又完全不受金钱的限制。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年底在中国大陆办面授班的时候，每期平均九天，收费五十元人民币（老学员减半），用于一行人坐火车、吃饭、印资料。相对于当时气功班的收费水准，这个价格是极低的，甚至引起了其他气功师的不满，认为拉低了市场价格，但师父是出于对学员的体谅，尽量为学员们省钱。

为了省钱，师父坐火车都是硬座，甚少有卧铺，但奇特的是，即便列车满员，每次只要师父买到硬座，旁边的座位都没人坐，因此师父得以躺下休息。吃的是方便面，偶尔改善伙食，就去街边的小摊，吃碗汤面。住宿是最便宜的简易旅店。一行人用编织袋背着的，不是方便面就是事先印好的资料。两年办了五十四期面授学习班，工作人员吃方便面都吃怕了，而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们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难以用语言形容。而师父为了办成这两年的传法学习班，花费其实一点也不小，但他在意的是把该做的事做成。

没钱如何出书呢？一名做生意赚了钱的北京学员借给

师父几千块钱。书店开始发行《中国法轮功》这本书之后，学员怕师父不还钱，师父赶快让人用卖书的钱还了债。之后几经周折，才有了《转法轮》的问世。一名随师父办面授班的学员是做官商的，师父没钱他常常给师父出旅费。这名学员对师父说：师父你瞅瞅你，你看人家气功师一拿都拿出多少万、几十万（人民币），你说你，连住店钱都没有。那时候几万块钱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金额，那些年就是靠着那位学员，才过来的。回忆往事，师父开怀的笑了。该做的事即便再困难也要做成，也能做成。

回到在中国的传法。即便如此举高伏低，法轮功在中国的影响还是越来越大，一些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策划整人了。然而他们暗地里一了解，发现李洪志没钱、不接受女人，那么怎么整呢？当时师父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很大，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结束，即便整人成性的共产党，不找点借口也不方便下手。

据师父回忆：“（一九九六年），谁指使的我不知道，叫商业部的一名司长，女的，请我吃饭。当时吃饭都是治病，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位官员直截了当的摊牌：‘李老师，你在中国影响太大了，你得离开中国了。’就直接说了。我一听，是，江某某都气死了，长安街两边都是炼法轮功的。我就说行，我到外国去。”

在中国，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如果不建立党支部，不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便会虎视眈眈，伺机整你，甚至让你无立锥之地。就这样，即便以真、善、忍为亿万中国人重整了健康，提升了道德，为政府节省了大笔医药费，李洪志师父在中国还是失去了容身之地。

很快，一九九七年，师父办妥了“杰出人才”移民签证，移居美国。一九九八年那段时间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再度回到美国的时候，师父一家没钱、没处落脚，想去加州

旧金山，帮忙的学员说找不到住处，于是受邀到亚特兰大与一名法轮功学员挤在一间学员租来的狭小公寓里。实在无法生活，又转道纽约。当时的纽约破旧不堪，很不景气。最后师父经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上城租到的一个studio（厨客卧三合一的单间公寓）住了下来。那个studio所在的大楼，就是一九九九年法难开始后，中共造谣所说的“这是李洪志的楼”。

回顾修炼路，作为老弟子，我们都可以放眼看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哪位传法者不受其弟子的供养？供养不在于物质多少，而在于心灵的虔诚与正信，而我们的师父从未要求弟子们的供养，只要我们一颗修炼的心。一个人一生寻医问药打针养生需要多少钱？师父珍惜我们修炼的那颗心，一分钱不要就给了我们，让我们无病一身轻，一辈子不再需要打针吃药看医生。师父本该过更好的生活，也不难得到优质的生活，但师父志在高远。师父为什么传法？为什么苦苦带弟子修炼？为什么做神韵的艺术总监？为什么给大法弟子的项目做义工？真修弟子心里没有不明白的。

如今即便不修炼的许多人也已经知道了，法轮大法和其它气功完全不一样，不为祛病，不为赚钱，不会“白天穿袈裟，晚上回到家”，而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教人真、善、忍，返本归真。

法轮功受迫害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真、善、忍依旧屹立不倒，照亮着修炼者的心，坚定着信仰者的正念。法轮功学员的坚韧，来自真、善、忍正信，来自根基，来自于李洪志师父的言传身教。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台湾台北部份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二五年元旦清晨，来到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集体炼功，并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台湾嘉义来自市区、山区、海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齐聚于嘉义市中山公园，恭祝伟大的师父新年好，全体学员双手合十，衷心表示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二零二五年新年之际，**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功学员汇聚到国会山，以视频方式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渥太华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师父引导弟子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并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在过去一年里，法轮功学员不断向全社会讲真相、传递着福音，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越南裔学员Diep Tran说：“从我开始修炼的第一天起，师父就一直看护着我。在修炼的第一个晚上，师父就帮我净化身体。第二周，当我炼第一套功法时，我感觉身体向上飞。师父还为我开了天目。”

来自德国、部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聚集在**德国**首都柏林，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德国学员西尔维亚（Silvia）在银行工作，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法轮修炼大法，她马上觉得，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她感到非常幸运，自己终于遇到了大法。“我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通过大法的修炼变得更加踏实。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包括家庭生活都变得和睦了。虽然我修得并不总是精进，但还是得到了加持，包括心态变年轻了。我经常被认为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意大利法轮大法学员，怀着恭敬与感恩的心情，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不同族裔，不同年龄，得法不分先后的大法弟子都在大法中受益，无比感激师父传出的法

轮大法，让他们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二零零八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仁兹·苏埃棱（Renzi Suelen），生活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发源地佛罗伦萨附近，修炼前她一直在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虽然不知是什么，但迷茫中找寻的意念从未消散，直到得法修炼的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苦苦追寻的东西，终于找到了！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跨年前夕，**日本**部份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及各地领馆打出横幅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活摘器官，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长崎和福冈的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呼吁，认清中共的本质，共同努力制止迫害。

二零二五年元旦，**日本**关东地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来到东京的九段下（Kudanshita），向前来初诣（新年初次参拜）的日本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签。学员们打出横幅，摆出真相展板，给民众派发资料。讲述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酷刑甚至活摘器官的迫害，呼吁日本民众为反迫害签名，共同制止迫害。学员们礼貌地向行人打招呼派发资料征签，有不少人接过资料，并为法轮功学员加油打气。田中先生曾是一名自卫队队员。他知道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在此讲真相，对学员们的活动表示赞同，他说：“你们做的事没有错。是有勇气的行为。我赞成。只要共产主义存在，世界就没有和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日）晚，**印尼**巴厘岛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舞蹈队在印尼巴厘岛最大购物中心之一，丹帕沙（Living World Denpasar）购物中心露天剧场亮相，为圣诞与新年庆祝活动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同时，多位学员向观众分发《明慧国际》

杂志和法轮功真相资料。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在该购物中心表演，旨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现场观众对演出反响积极，表示赞赏。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印度国家图书信托基金会（National Book Trust of India）主办的浦那图书节（Pune Book Festival）。宽敞的展位上陈列着法轮大法书籍、资料、以及从《真善忍国际美展》中挑选的几幅画作。许多中小學生、医生、专业团体人士、精神领袖、政治家和图书爱好者参观了法轮大法展位，并对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免费教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去过中国的戈卡莱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凯拉什·塔瓦雷（Kailash Thavare）也与学员进行了互动，并表示他在去年浦那快乐街活动中接触过法轮大法修炼功法。学员还送给他《九评共产党》一书。他说，法轮大法绝对可以帮助人们提升道德，这是当下所需。▲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黑龙江大庆市五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正勇女士，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下旬，被让胡路区法院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直接视频开庭，公诉人仍是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让胡路区检察院检察官封光。近日得知，王正勇一审被非法判刑七年，被勒索罚金五万，王正勇依法提出上诉。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大庆各公安分局警察在一天之内绑架了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当天中午，王正勇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到东湖分局，被“取保候审”回家。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九日，东湖分局警察以取保候审到期为由，再次绑架王正勇，并勾结检察院将她构陷到让胡路区法院。

辽宁辽阳市白塔区法轮功学员袁景秀女士，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公司上班时，被辽阳市弓长岭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外界一直没有她的任何信息。最近获知，袁景秀已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她在一监区遭到残酷折磨。狱警派专门的犯人包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不让她与其他人说话，对她进行各种折磨，如每天晚上轮流在指定地点对她进行洗脑，往她的枕头和被子褥子上浇水，上厕所的时候不让她用手纸。

吉林通化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徐德明、孙景娜、曲晓飞、罗希珍、刘小艳，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构陷。近悉，柳河县法院已对五人秘密开庭，徐德明、孙景娜夫妻被非法判五年、曲晓飞、罗希珍被冤判三年、刘小艳被冤判两年，大概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中旬都被秘密送进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吉林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臧立远、王立梅，都因手机被中共监控，于二零二四年七月被白城市镇赉县警察绑架，日前两人分别被大安市法院非法

判刑三年六个月及三年十个月。据悉，中共吉林省网络侦查监控基地就是建在吉林省白城市。王立梅在此次被迫害之前，曾经三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拘留，一度被迫流离失所。她的丈夫李成文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因挂真相条幅被警察绑架，同年五月被前郭县法院枉判三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

吉林 辽源市东丰县法轮功学员董玉素，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晚被东丰县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构陷，被迫害的全身浮肿，呼吸困难，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九岁。

四川 遂宁市法轮功学员袁琼秀（女，七十二岁）、秦正芳（女、六十六岁），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分别被嘉禾派出所、镇江寺派出所暴力绑架，被构陷到遂宁市船山区检察院。近日获悉：袁琼秀、秦正芳在遂宁市看守所内，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法官直接宣判：袁琼秀被判刑四年，秦正芳三年六个月。袁琼秀已被送往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袁琼秀因为坚持信仰、说真话，曾被中共当局三次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判刑（两年、两年六个月），而且她被非法扣发养老金十二万八千元。

云南 昆明市七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安顺莲女士，因告诉一受伤青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帮助他痊愈，而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一万元。安顺莲与丈夫杨能文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经常被公安局、派出所、单位、社区人员骚扰、绑架、抄家，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并遭非法判刑。

河北 张家口市蔚县法轮功学员王秀枝，六十来岁，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到毗邻的山西大同市广灵县传播法轮

功真相，被绑架，劫持到大同市看守所关押迫害。现获悉：王秀枝被大同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已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被劫入山西省榆次监狱关押迫害。

湖南南辰溪县法轮功学员胡自华，在广东省珠海市帮儿子带孩子，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他儿子家被珠海市斗门区国安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在珠海市看守所构陷近一年，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开庭。近日，家人接到法院的判决通知书，胡自华被枉判两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胡自华已决定上诉。

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张建秋女士，于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被烟台市公安局蓬莱分局村里集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下旬，张建秋被烟台市蓬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五千元。

山东烟台市芝罘区七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兴荣，被绑架、构陷半年多，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杨兴荣在家中被芝罘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伙同南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不法警察绑架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之后她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芝罘区法院被非法庭审。

河北怀来县土木镇法轮功学员刘玉书一家，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一家人反反复复地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两个女儿美满的家庭都被迫害毁掉了。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旬，土木派出所警察又骚扰刘玉书、倪文秀等法轮功学员，几天后，倪文秀不幸离世。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刘玉书含冤离世，终年八十岁。▲

读《我们的师父》有感

文：吉林大法弟子 木美

【明慧网】打开网页看到标题《我们的师父》，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喷涌而出。二十多年的法难，除了给弟子讲法，发表经文，师父从不公开出来说什么。对我这个从未见过师父本人的弟子来说，我对师父的认识是在法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次中共邪党的攻击，把一向行事低调的师父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我从未见过生活中的师父，一九九六年得法后，那时还是在校学生，没有社会实践，对人和事的认识仅限在书本中，总有一种“纸上谈兵”“理想化”的自我观念，换句话说：我是个不懂事理的人。

修炼中又受邪党文化毒害的阻碍，思想中变异观念多，也没学好法，所以总觉的在世间的觉者应该与普通的人不同，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总得有点异于常人之处，这个认知其实来源于旧宇宙生命对修炼文化认识的局限性。

这次看到明慧的特稿，彻底改变了我这个观念，我不但没有疑惑，反而更加理智清醒了。知道了觉者在世间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样了——大法从上到下是圆容的，我的心中不再有极端的神叨叨的理智不清的物质了，更加坚信师父，更能溶在法中看问题了。这应该就是师父说的言传身教吧。

其实这次的感想很多，仅就这一点上的收获与同修分享。

浅悟修炼人的“意志力”与“目标”

文：大陆大法弟子 必成

【明慧网】读了大纪元发表的《李洪志师父工作和生活点滴》，和明慧网特稿《我们的师父》这两篇文章，真的令我百感交集。我想大部份同修看了后都会和我一样热泪盈眶。看完后当我再捧起《转法轮》学法时，“师父”两个字一出口我就禁不住的流泪。好象这两个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师父又一次亲自站出来澄清，好象是又一次为弟子们“没做好”在遮风挡雨。我们总说助师正法、助师正法，看完最近的两篇文章，我真的深感惭愧，这哪是我们在助师？这不是师父一直在助我们吗？

看完“我们的师父”，除了师父超乎想象的简朴生活和身先士卒、不辞辛苦的参与着山上的每一项工作之外，给我感受最深的是那位跟随师父二十年的同修谈起对师父的印象：“意志力超凡，生活简单，目标明确。”

“意志力”和“目标”让我想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意志力体现在哪里？是这些年中在师尊的引领下持续不断的救度众生？还是在各个项目中的知难而进？还是我们在面对世人对我们的不公与不理解时还能抱着慈悲的心态和坚定的意志去正念对待所出现的问题？

在看完大纪元发表的“李洪志师父工作和生活点滴”这篇文章后，看到下面有很多评论，大部份应该都是同修们写的。有一位同修的评论大意是说，知道以前师父在传法时的生活很简朴，觉的后来到了美国应该好多了，没想到还是如此……

我发现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但向内找发现这里隐藏着自己缺乏那种自始至终都能始终如一、意志坚定的奔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前行的能力。

个人理解，“意志力”就是面对困难时排除干扰的能力，“意志力”的前提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达成。而“正法必成”这个目标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如果不能那么坚信，自然就无法具备这种“超凡的意志力”。再深入的向内找我发现是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

恰恰是这种想法不知不觉的默认了我们的“目标”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人类本身就是个迷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世间的一切好象都在消磨着修炼人的“意志”。让我们的“目标”变的不那么清晰了。所以才出现了在救人中的懈怠，在修炼中的求安逸，在项目中的不严谨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促成这次法难的部份因素。

而师父用实际行动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神面对自己立下的誓约是绝不会改变的，只有一直铭记我们的“誓约”，履行我们的使命才能拥有那份“超凡的意志力”。不然一个普通的常人一定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被世俗的种种因素不断干扰，慢慢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标”。师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丝毫的变化，师父没有变，大法没有变，是我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放松了自己的修炼。

同修们，法难当前，我们还记的当初的“目标”吗？还记的当初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师父当初是怎么帮我们祛病健身、化险为夷的？在我们生命无望的时候大法是怎样唤醒我们的？

在此呼吁同修们都拿起神笔，把这些经历再次写出来。一方面让世人看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为什么会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我们为什么能够舍尽一切的追随师父到现在？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本身就是揭穿邪恶造谣诽谤的利器。另一方面，也能促使我们再次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只有展现出修炼人最纯净

的神的风采，才能拥有那份超凡的意志力，才能促我们跟随师父不断前行。

我们还可以把这两篇文章打出来找到那些掉队的同修，帮他们想起当年师父是如何带我们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如何帮助我们脱离苦海的？唤醒同修的正念，帮他们尽快走回到大法中来。

在我看来，“我们的师父”就是师父在法难当前的情况下给我们的又一次讲法，因为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就是法的展现。我们应该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救度更多众生的同时，找回更多昔日同修。毕竟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师父，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朝着当初的誓约，朝着我们的“目标”不断前行呢？

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无人 在外 皆在其中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最近出现的师父被起诉一事，我与最近明慧网上很多同修悟的一样，这可能是正邪大战的最后一战了。

过去耶稣传法，罗马统治者宣判耶稣有罪，然后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迫害死后，他们的事迹和耶稣的法在全世界弘扬至今两千多年。我悟到，旧势力的智慧也就是到这儿——它们认为，只有对正法师父下手，才能最终成就大法。

如果师父真的被枉判，那中共一定会借此大肆宣扬，让没有真正理解大法的民众再一次被荼毒伤害，很可能被彻底拖入地狱，而那时候，我们又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救人？

我天目曾看到一个长条形倒计时电子钟，上面的数字正在飞快的归零，我看到剩余的时间早已不足一秒，现在是零点零零……无数个零后几秒，而且也在飞速的归零。时间真的不多了。

也许从史前开始，旧势力就在布局着这最后一战，它们努力的在做着它们认为成就大法和大法徒的事，在真相不断显现的同时，又麻木的继续干着邪恶的事。也许所有的一切，都是旧势力在为这最后一战准备和铺垫。

我记的在大约二十年前，曾读过一篇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曾看到旧势力组成的“圆盘”在干扰着大法，我最近天目也看到一幅景象，在一个高层空间中，有四五个巨大的圆盘（可能视线之外还有），每个圆盘中都有多个旧势力在忙碌，每个圆盘中心都有能力大的旧神（旧势力）主持着这个圆盘运作，所有圆盘都在缓缓转动着，向周围发射着黑色的线和阴暗的能量，圆盘彼此之间还有联系，也都在互相联动着，有的圆盘对应着人世间新闻媒体，有的对应着人世间的法律。

旧势力在高层空间操纵着人世间的种种，做着对大法干扰、行恶之事。看似无序，但实际早就已被推演无数遍。而这次对师父、对神韵的起诉，更是在被多个圆盘共同作用。

我悟到，凭着师父的法力，根本不用这一难，是我们自己做的太差，该我们自己承受的、过关的、在救度众生中消的业力没有做到，才让旧势力有了实施法难这一步的借口。

长期以来对神韵救人的依赖、对精進学员的依赖，甚至对常人领导人的依赖，长期放纵自己的贪欲、懒惰、自私，用做证实大法的事掩盖自我实修，各种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观念，象土一样层层将我们的真念掩埋，甚至法难来时，有的大陆学员还自私的认为“有师父在美国，一定不会有事”、“正好让国外大法弟子也经历一次生死关，感受下当时中共的邪恶”等等。这些观念背后，都是在将自己置之事外、事不关己的私心。

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法难就是我们自己的难，为什么还有同修会认为仅仅是师父的难、国外学员的难？对于这场法难，无论国内外大法徒，无人不在外，皆在其中，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时候改变了！

我悟到，法难中我们是被选择留下还是淘汰，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清醒认识到自己是大法徒。在二十多年法难的最后关头，我们能否拿出为法而无所畏惧的勇气，就象我们当初得法时一样，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情上，能否做的更用心、更理智、更智慧。让我们共同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解体迫害。

很荣幸与诸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过短短二十余年，在正邪大战的最终一战中，拼尽全力，捍卫宇宙真理。

修去那个不理性的人情场

文：台湾大法弟子

【明慧网】读一月五日明慧网关于师父的特稿，我悟到某人会在台湾起诉神韵和飞天，与台湾严重的学人不学法的环境有强烈因果关系。

专访文章中说：“看着孩子们亲手制作、送给师父的一件件爱心礼物，我们想到那些出去后配合中共诋毁法轮功和神韵的人。”师父说：“那些孩子都不是自己要来神韵的，都是父母逼着他们来的。是凡这样的孩子在这儿都不行。”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干坏事。”

我个人悟到，作为父母你要强制自己的小孩去做什么常人的事情，那可能还行，因为可能有什么因缘关系。

但涉及到参与神韵助师正法，这是不能强迫的（当然可在法上交流或劝说）。

如果强迫了，按照法来说，就是在干坏事。如今为什么是台湾人窝在台湾提起诉讼？是否这类坏事的业力集结引发的？背后是大量强烈的学人不学法。

在台湾学员中，小孩参与神韵，家长学员在学员中是很荣耀的。但这荣耀感是真正在法中修出的神圣，还是人情追求的显耀，却有待分辨。

当然，有修的好的，但也有很多家长是被台湾这种浓厚的人情与恭维氛围影响，没有在法上理性思考小孩是否适合去神韵。进而没有在法上好好交流，只是用常人手段强迫小孩参与神韵。这其实是在毁小孩的人生路，而这毁坏并不是因为家长符合大法送小孩去神韵，而是相反，是家长没有符合大法硬塞小孩去神韵所造成的。

师父在《法难》中说：“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

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我悟到台湾这种让学员不理性的人情场，是台湾法难的原因。

个人所悟，仅供参考。同修们请以法为师。

现在是形成整体的时候（译文）

文：美国西人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想分享一下过去几个月的修炼体会，包括个人修炼方面的心得，以及参与协助一些直接反击西方媒体对法轮功和神韵攻击的项目的经历。

一、个人修炼是我们一切成效的根本

师父说：“你得是一个真正的、从里到外干干净净的那么一个觉者才能圆满。你拖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欠下的许许多多的帐、许许多多的怨，你都不还，你怎么能够圆满呢？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又解决不了这些事情，你只能在痛苦中执著一辈子也解决不了。既然已经碰到大法了，还管它干啥？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一口气、有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新西兰法会讲法》）

我感到这种纯净的念头——“就是修炼大法”，确实让我度过了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的妻子两个月前刚刚生下我们的女儿。在她出生时，有一些小的身体问题引起了医生的担忧，医生认为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时我没有想太多，但心里感到有些沉重。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心中想着：我只希望她能够学法，理解修炼；无论师父如何安排，我都会接受。

后来我们得知她患有一种名为唐氏综合症的遗传病，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认知困难。这对我们的家

庭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儿的情太重，以及作为父亲对她生活的各种想法、期望和梦想。有几天，我真的哭了很多，但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于是我通过学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走出这种状态。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最近有大法弟子夫妻生下的孩子表现很大的魔难，先天畸形，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师：现在很复杂，作为自己的孩子那都得爱护，尽量照顾好。但是你们放心，只要你能够修圆满，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鼓掌）这是对修炼人、对大法弟子开创的。你要不能圆满，一切都是零。”

这段法对我来说有很多启示。师父不正是在告诉我，我的修炼是女儿安然无恙的关键吗？而我所负责救度的无量众生的关键，不也是与我的修炼成功息息相关吗？我难道不应该从情感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回归到扎实的修炼和救度众生中去吗？

在这段时间向内找时，我发现自己一直不情愿放下的许多执著，比如对利益的执著、对安逸的执著、对过上好生活的执著，以及各种欲望。

我意识到，对于女儿人生中的安排，我不能用人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不能用人对好坏的定义，或者用人的观念去衡量如何成功的生活。毕竟，如果这是师父给她安排的，那就一定有原因，这意味着这是最好的安排。也许她正在被保护，被锁住不犯错误，以便她能够专注于修炼。最终，我可能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始终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

她非常健康，没有表现出通常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常见的身体问题。当然，大法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会看看她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或根本不会有问题。最终，无

论发生什么，我对师父和大法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我的角色只是做好她这一世的父亲。

经历了过去几个月这个情感上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也在参与反击中共在西方对法轮功和神韵的前所未有的攻击的项目中，我深刻感到，我在讲真相工作中的成效，直接与我能否放下人心、真正并庄严的走好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息息相关。

二、我们需要团结成一个整体

师父说：“就象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它想干什么、它想干什么、它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过去几个月，我在项目中经历的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这些年来我们在项目中的成熟与积累，很大成度上是为今天的考验做准备。西方媒体和法律系统正在被直接用来针对师父、神韵，以及几乎所有由法轮功学员在西方发起的主要项目。这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让我深刻意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形成一个整体。

在这段时间里，当各种项目受到攻击时，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对某些项目仍然存在一些评判的心态，需要加以纠正。我曾想过，有些人是自己引来的麻烦，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我感觉这些想法并不正确。

尽管我们心里很清楚，绝不会对师父或神韵有任何批评，但对我来说，如何捕捉与其它项目相关的负面想法却并不那么明显。我也想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成熟的整体，我们应该从个人和集体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允许个人或

团体出现漏洞，并在西方社会运行公司时以正确的方式行事。所以，我并不是为这些方面的不足找借口。

然而，当这些项目受到攻击时，我头脑中的任何负面物质都有可能和其它空间中产生不良影响，并被邪恶钻空子。我感到，通过正式发正念并纠正自己，我能够真正感受到在这段时间里自己与这些项目形成了一个整体，即使是那些我并没有直接参与的项目。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

我想鼓励所有经历了多年各种项目的同修们，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心存怨气或意见。现在是时候放下这些执著，团结成一个整体，以便救度更多的众生。

虽然这些外部攻击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它们非常脆弱。我认为，真正的损害只会来自于我们学员缺乏正念，以及我们未能形成一个整体。

我们必须形成整体，共同协作，让我们的努力更加有力和有效。

三、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机会救度众生

虽然这场迫害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是不正的，我们也应该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势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也将大法 and 神韵带到了美国乃至全球的主舞台上？既然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聚光灯下，我们作为修炼人，是否也应该走上舞台，利用这个稀有而珍贵的机会，在公众目光集中之时证实大法？我们应该充份利用这一时机，揭露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向内找，去掉最后的执著，更加精进的走好最后的每一步？我知道确实如此，我非常感恩师父延续了这段时间，让我

能够迅速而更加精進的去掉执著，真正做好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色。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成熟积累，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稳健的通过这一考验。

这就好比我们已经穿越了深海，但越接近岸边，水流有时似乎越湍急。所以，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游的更快，救度更多的众生。

在这段时间向内找时，我发现，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公开为法轮功发声，但我更习惯于谈迫害而不是修炼本身。这些年来，我感到内心有一个小小的部份，对谈论修炼及其益处有些不太情愿，似乎担心谈论精神层面的内容会让人疏远。这种不正的因素在我体内不知不觉的滋长，尽管它很微小，但在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任何一丝这样的不正因素都不符合法的标准。我必须突破它，以便在救人方面更有成效。

这种心态背后存在一种与保全面子和追求安逸相关的恐惧，而这是完全错误的。一旦我能在修炼中突破这一点，我感到现在正是加倍坚定信念的时候，真正尽我所能公开发声，反对这场已经蔓延到西方的迫害。

我通过我们的一个项目制作了一段个人视频，揭露这些谎言，并讲述修炼的益处以澄清真相。我觉的，即使这段视频只触及到一个人，那也是值得的。

在制作这段视频的过程中，我感到，在这段时间里，我需要真正按照师父的法去做。

师父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心中没有任何与媒体或中共争斗的成份，因为它们不配。我只有对众生的慈悲，努力与他们产生共鸣，真正的去救度他们。

我还意识到，我们不能用人间层面直接带来的结果来衡量我们的努力。虽然那段视频在观看量上有很好的效果，但它也对其他同修起到了帮助作用。我觉的他们可能也在经历与我类似的过程。视频制作完成后，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这段视频对他来说就象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这让我真正感受到，现在正是我们尽己所能去救度更多人的时刻。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努力建立了影响深远的项目，触及了数百万人，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果我们能够尽一切努力去做，在其它空间的效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感到，现在正是我们彼此真正鼓励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最大限度解体邪恶并救度众生的最珍贵时刻。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必须放下最后的执著，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新加坡法会|修去怨恨心 走出家庭磨难

文：新加坡大法弟子

【明慧网】

师父好！

同修好！

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下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悟。

一、得法

二零零一年新年，我回国度假，打开门就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姐夫小侄女跟我父亲有说有笑。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父母与姐姐一家早就断绝关系，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

小时候姐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强势的母亲打骂，这惹怒了把姐姐带大的外婆，因此父母与外婆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家充满了“硝烟”。姐姐很早就出嫁，逃离了这个家。

一年，父亲因出国公干，母亲作为夫人陪同，当时我也已经在国外，为了让姐姐赡养外婆，母亲以自杀相威胁。但姐姐不仅拒绝，还把父母不赡养老人之事投诉给父亲的单位。这让父母非常气愤，与她断绝了关系，而外婆的去世，更是让双方互不往来。

所以，当那天，我走进家门，看到姐姐一家人与父母有说有笑时，才感到异常惊讶，一问才知道，母亲和姐姐都在修炼法轮功。我很好奇，什么功法可以让互相怨恨几十年的双方冰释前嫌？我当天就捧起《转法轮》来看，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恩怨是前世的缘份，今世的痛苦、磨难是前世的因果，家人之间的缘份有善有恶，要化解就要修炼。此外，这本书还解开了我很多疑问，自此我也走上了修炼的路。

二、修去怨恨心

母亲强势的性格，使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我从小就惧怕母亲，每天她下班回来，还没进家门，我和姐姐就会竖起耳朵，如果听到母亲进门时摔门，那就表示她不高兴，我们就要十二万分的小心，否则瞬间家里就会变成战场。

我虽然已经成家，但对母亲的恐惧依然存在，很怕她生气，因为只要她不高兴，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好过，为了避免战争，我总是讨好她\顺着她。

二零零二年，因为担心中共的迫害，我母亲来到新加坡，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母亲的强势也带到了新加坡。我只要陪先生一起看电视，她就会训斥我，说我浪费时间，要跟她一起学法、炼功。在我怀孕期间，她也要求我跟她一起参加活动，说修炼后就要走出家庭，而我对她的顺从，也让我跟先生之间出现矛盾。母亲的深度介入，让先生非常反感，曾多次想送她回国，但都遭到拒绝，还被我父亲责备说他不孝顺。

在我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怨我不该这时候还怀孕，说这个孩子是魔，是来干扰我们修炼的，要发正念，让孩子流产。她还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我婆婆，婆婆当时刚参加完九天班，听到这个说法非常气愤。不久这个孩子真的流产了。这件事让先生一家都非常不理解，也让我对母亲产生了怨恨。

家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先生跟我提出了离婚，结束了我们十九年的婚姻。从表面看，我离婚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我母亲，所以这更加深了我对母亲的怨恨，但因为是修炼人，我知道我不能把她送回国，也不能不照顾她。

二零二一年的一天，她突然出现中风症状，从此无

法行走，人也变的异常亢奋，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一直喊叫、谩骂、哭闹，还摔东西，不仅让我无法休息，也吵到四邻。我知道她是被不好的东西干扰了，因为她会自己跟自己讲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知道我的难处，很多同修安排时间轮流到我家来跟我母亲一起学法，发正念，甚至有两位同修住在我家，从早到晚学法，发正念。

住在我家的同修发现，每当我扶母亲大小便时，脸上都会出现厌恶的表情，当了解到我的心结后，她跟我交流，说我母亲现在过的这个病业关，不仅是对她的，也是我的关。前世可能跟我母亲有孽缘，这一世才会跟她纠缠不断。她闹的这么厉害，一定是要去我的心的，心去掉了，那东西也就不会折磨她了。

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但是那个怨恨怎么都去不掉，一看到母亲闹就莫名的厌烦，我自己也非常痛苦。我请了一位女佣，照顾母亲。几个月后母亲的情况有些好转，不会二十四小时不睡，而是白天睡，晚上闹，还经常骂女佣，导致女佣晚上不能睡觉，精神、身体都出现问题。我很焦虑，担心女佣会不做了。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跟女佣说几句，但母亲认为女佣在告状，更变本加厉的骂她，甚至还动手打她。

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我修大法，我想必须做好。母亲很挑食，我会想方设法选她喜欢的东西买，为了让她方便、舒服，也购置和安装了许多辅助器材，时时处处都在考虑怎么让她吃好，怎么让她活动更方便。可是，那段时间，每次遇到邻居老太太，她总是握着我的手说：“要孝顺啊，母亲年纪大了，不容易……”这让我很心烦，我觉的自己已经很孝顺了，还要我怎么样呢？

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家，问我是否有握着母亲的手

跟她聊天？我的身体立刻反应就是拒绝、排斥，一想到跟她身体接触，我就会烦躁。我知道自己表面在强迫自己“孝顺”，但心里还是怨恨。

想做好，但又做不好，让我出现了焦虑症的症状。一进家门我的心脏就会剧烈跳动，还会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现象，有时心跳快的让我想吐，那时我很难集中精神，睡眠也出现问题。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还没修好，我不需要强为，勉强自己去做还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好，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同时，我也必须接受母亲的现状，不再回避、抗拒。

我既然不能爱她，至少先不恨她吧。我不把她当成是学员，也不把她当成是我母亲，而是把她当成一位生病的老人，面对她哭闹、骂人、摔东西时，我不会再象以前那样跟她理论，跟她争是非对错，而是笑着跟她打岔，比如，一天她又大声骂女佣时，我笑着跟她说：“妈，你的声音好大喔，底气好足喔，看来你的身体很好呢。”她先愣了一下，然后顺着我说，她自己也觉的身体很棒。

慢慢的，我焦虑症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只能做到不再怨恨，还是无法做到爱，仍然拒绝跟她有身体的接触。

一天跟女儿交流，她告诉我，之所以她跟朋友更亲近，是因为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被霸凌的时候，是朋友帮她渡过了难关，而父母对她的帮助非常有限。这句话让我非常受伤，因为孩子的父亲基本不管她，而我在孩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辞去工作，专门陪伴、照顾她，自认为对她付出了所有的爱，结果她却并不认为我的这种陪伴和照顾对她有帮助。

我虽然忍住没有发脾气，但心里非常难过，而女儿随后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明白了很多。她说，其实，父母和

孩子在看待同一件事的时候，想法和感受是不同的。孩子只会记住她想记住的，而父母也只会记住他们想记住的。

我一下就想到我的母亲，我对她一直都只有她对我不好的记忆，那么她是否有对我好，或者她认为那是对我好呢？一定有。只是我忘记了。我开始反省自己对母亲的怨恨。事实上，我在处理和母亲的关系时，通常都是选择逃避，或者讨好等息事宁人的方式，而没有开诚布公的跟母亲谈我的感受，也没有及时制止母亲的不当言行，所以如今的结果其实是我长期不作为、逃避导致的。

现在想来，对孩子的父亲，我也一直是采用同样的方式，一味的忍、讨好，躲避矛盾，没有正视我父母与他，孩子与他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离婚。

想明白这些，我突然觉的对前夫以及母亲的怨恨消失了。非常感激孩子的话，虽然很痛，但却是醍醐灌顶，相信也是师父通过孩子的嘴在提醒我。

对母亲的怨恨消失后，我感觉自己对她生出了善念，我可以很自然的握住她的手，甚至拥抱她，也可以耐心听她絮絮叨叨了。如今我对她的笑脸不再是强装的了，是发自内心的。她随即也有变化，现在她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低，女佣也高兴的说阿嬷最近越来越好了。我知道，母亲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我修炼，不管我们前世是什么样的缘份，这一世，她不仅帮助我得了法，而且还帮我修掉了怨恨心，让我又前进了一步。我真心感谢她。

随着怨恨心的放下，我每天都很开心，身轻如燕。之前因为怨恨，我每天被负面情绪围绕，经常唉声叹气，喜欢找朋友发牢骚，朋友都怕跟我聊天。如今朋友们都发现了我的变化，也都佩服我的忍耐和豁达。

我理解，怨恨是阴性的东西，当我的身体充满怨恨时，就会形成一个阴性的、负面的场，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招来厄运，麻烦不断。而正能量则会吸引正面的东西，幸运之神眷顾，好运连连。

三、找到妒嫉心

最近我消了一个大业，差点没走过来。这件事也让我静下来找自己为什么会持续出现病业。

我负责一个展览项目，从展位设计、布置到广告、包装，从打包到运输，从成本到售卖价格等，基本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完成的。展会前一天，我就出现很严重的病业，本来还想坚持到现场，但接到的一通电话终于把我打倒了。

一位同修告诉我，她那天不可以送展桌，因为她还要做一些简易包装。听到这，我就炸了，什么？我们在开会时已经决定了售卖包装，怎么在展会前一天居然要改包装？我大发雷霆，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那位同修，我认为自己劳心劳力辛苦这么久，你们没有帮什么忙就算了，在最后还要捣乱。

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另一位同修打来电话，说要大幅修改我做好的视频，本来就生气的我，更是怒火攻心，早怎么不说，最后一天了才要修改？

当天夜里，我高烧不退，好象置身在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火灼烧，好不容易熬过来。第二天夜里又掉入泥潭，不好的思想不受控制的冲进我的脑子，而身体不停在往下陷，我感觉如果状况持续下去，就完了。我赶快求师父，心里一直喊师父，慢慢的，我终于从泥潭里挣脱出来。

第三天夜里，我开始泻肚子，一整宿没有停，泻了很多宿便出来。我可以闻到自己身上发出腐尸的臭味。

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排不好的东西。第四天开始咳嗽，而这一咳就持续了三个多月。

这几天我完全不能睡觉，还差点被自己的怒火给烧死。我向内找，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得到认同，我明白自己表面上是无私付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是为私的。

虽然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但咳嗽一直没停，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天一位懂一些阴阳五行的同修跟我说，我咳嗽不是因为肺的问题，而是因为肝出了问题。

怒伤肝，我知道自己爱生气，一点小事就会让我生气，但我很少发脾气，通常都是生闷气，表面上还要让人觉的我很大度。那么为什么我这么爱生气？根源是什么呢？别人不顺着我的想法，我就会生气。

我还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不如自己的，就看不起；比自己好的，又会不屑，同时还处处想证明自己比他强，不被认可的话，就会生闷气，但表面却表现的无所谓。其实看不起也是妒嫉，原来是妒嫉心在作怪。

结语

我得法之初只是觉的法好，却并不了解什么是修炼，直到二零零二年我怀孕，期间遇到很多魔难，也见证了很多奇迹，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修炼。当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和女儿都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现在。

二零零三年，姐姐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抓捕，然后被判两年劳改。我便联系上了救援小组，开始营救姐姐。从这件事开始，我才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

一路走来，我摔了很多跟头，也经历了很多魔难，多次出现严重病业，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的走

过来了。修炼后，我清楚的知道，今生所有的魔难、病痛都是前世累积的业力造成的，而人生在世就在不停的造业，只有修炼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不再入六道轮回，不再入红尘沉沦。

看看现今世界的乱象：美国的非法移民，乱性变性，中东战乱、俄乌战争，中国大陆的韭菜、人矿……如果不修炼，自己很可能也沉沦其中，不是害人就是被害，找不到出路。修炼后，我清楚这些乱象的根源，也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再随波逐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

以上是我目前的体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选登）

新加坡法会|认真对待修炼

文：新加坡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今年刚好是我修炼的第十年。借由法会的机缘，总结近期修炼的过程，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并与同修分享。

一、师父就在身边

我时常感受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安排好的。我觉得的师父就在身边。

今年年初开始，我没再参与做了挺久的一个项目。当时并不完全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不过那几天家里的一个切菜板一块裂成了三块。对于离开项目，内心好象还隐隐的有种奇怪的伤感，直到有一天和一个同修说起，同修问：“是不是象失恋的感觉？”这种感觉还真的很象。我自己都感觉好笑，怎么对项目还会产生情？于是就想我要去掉这种情和执著，并且如果还有我可以贡献的也可以去做，比如写文章，不过后来反倒是没有时间去写文章了。因缘际会，我又加入了另一个项目。

去年底我曾写邮件表达想要做另一个项目，不过起初并没有回音。在我不再担任前一个项目的职责后就开始尝试一些内容创作，并且不久后终于收到了项目的回音，幸运的参加了第一期的培训。一开始做觉的很神奇，没用过的软件很快就上手了。有时约人采访，打电话过去那人刚好当天有空，刚好与我配合的一位同修当天也有空去拍摄。每当此时内心总是很感激师父的巧妙安排。

二、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学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师父说：“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们很多人搞各种媒体，要与讲真相、救人联系起来。只为增加点击量？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这是在浪费大量末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将来会后悔的！”

读到师父的这篇经文开始，我悟到自己应该把师父说的作为我内容创作的标准。所以我想要做能启发善念的，对人得救有启发的内容。但是有时做了觉的好象并没有比做一些轻松好玩、制作简单的内容看的人多，有时也会困惑。以前在项目中也有过一直做但是好象总是效果不够理想的感觉。不过最近我想，重要的是心如何动的，出自于什么心。想到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一座房子建了拆，拆了建，拆拆建建一座房子也没能建好，但是中间的拆和建都是有意义的。如果同修们有什么好的内容建议，也请不吝告诉我，谢谢。

平时的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感觉在过关。从早上开始，能不能头脑清晰的发好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魔。能不能去掉安逸心，不再睡过去。要去工作了，内心有没有不情愿、怕麻烦的心。在工作场所看到了对自己不好的人，曾经出言不逊的人，是厌烦还是不动心，保持对谁都慈悲的心态？对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是不是有种情想要维护，看似为别人实际是维护自己？

有一个同事，在我对他形成的观念里，他的性格就是我讨厌的性格。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些很傲慢粗鲁的话。就在我要对他生气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提醒我，这都是业力导致的啊。在那一个瞬间我的内心平静下来了。是啊，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自己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没能做到忍，用人的理、人情去衡量，觉的自

己受到了伤害，出于“私”才会去生气的。如果自己用以往的方式对待，想他怎么不好，那就是没有做到修。而且如果这样做，那就并没有以救人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情，没有把救人放在首位。同时我又觉的好神奇，因为以前我是不会第一时间去想这是我的业力的。只有师父的法才能使我改变，再次感恩师父。

还有一次身边一位同修工作非常不顺利，时常灰心丧气。有一天又收到这位同修的一个灰心丧气的信息，使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这句话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瞬间我想不应该动心，内心就平复了。

三、发正念清理空间场

有时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总觉的也不是偶然的。比如我很讨厌蜘蛛，但是在我执著心多的时候好象就会看到蜘蛛。有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黑黑的东西它的发音是不是就有点象“执著”呢？和同修交流为什么会看到这种生物，同修也提醒我说，它有网啊，网是不是“情网”，是不是情太重了呢？我想也有可能是的。有时一点小事也会导致我的情绪波动。害怕、生气这也是情，也都应该看淡的。

我走去上班的路因为经过植物园，有很多树。今年初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从一天开始，几根树枝之间竟然结了一张网出现了一只挺大的蜘蛛。很多人路过都对它避之不及，连男生路过都吓的叫出来赶紧跑开。我觉的出现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偶然的。回想那段时间因为白天工作，时常错过中午的发正念，下午下班时傍晚六点的正念也是发的不太好。就这样每天总觉的不对。空间场总觉的不够好，但是拖延了一阵没有改变。直到有一天我下决心

要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了，所以开始很注意去集中念力发正念，很认真的发正念。过了几天之后的一天，我的内心觉的很明亮、很清爽、很轻松。那天走过同样的路时，抬头惊讶的发现只剩了一个破的网，那个蜘蛛被清理了，不见了。

四、走好以后的路

今年初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些人在一艘船上。在梦中我心里已经知道航行中会有大浪，我对自己说没关系，不管船怎么颠簸我都要在船上。就这样想，下一幕就不止是颠簸而已了，而是眼前出现了很多象摩天楼那么高的巨浪，浪推过来，船上的人都被抛向了空中……醒来后我想，这是否在说往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考验呢？

最近邪恶对神韵和一些媒体项目，甚至对师父攻击，我认为这是对三界内每个生命的考验，对每个世人的考验，也是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考验，不止局限于神韵或者媒体中的同修，同时也是曝光隐藏于修炼人团体中的邪恶黑手并清理它们的契机。过程中看每个人的心是怎么动的。

从报道中看，发起诉讼犯下大罪的好象有妒嫉心和怨恨心的驱动。这让我联想到有时看到在项目中的一些现象。我理解如果看到项目中的不足时，应该自己去默默的补足、圆容，如果真的存在问题也可以用善的方式去提出意见，用善的方式去解决。也许我们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曾抱怨过某个项目不好，是否在自己和同修之间制造过间隔，是否造成过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共产邪灵在人间制造纷争就是利用妒嫉、怨恨，煽动仇恨，制造争斗、混乱和颠覆。

自从得知针对神韵的起诉事件后，我就想发正念时清除这些破坏大法的邪恶。我非常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有一次学《转法轮》时我悟到发正念就是佛法神通，是师父给的。我理解当我们发正念想“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时，

是可以清除从最宏观到最微观中的一切邪恶——因为这是师父赋予的能力。

同时，我觉的考验也许会有其它形式，也许还会体现在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修炼的要求可能是更加严格。我自己觉的天天都有关要过，大概也是我的执著心还有不少，每天在周遭的人与事中都有看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真、善、忍的考验。最近就遇到事情，看起来好象我做就要吃亏，甚至可能要承担指责。我想到要符合真、善、忍，提醒自己注意修心，去掉负面思维，尤其是不平衡的心，不要让旧势力钻空子。学《转法轮》时也刚好读到与“吃亏”相关的法，给我启发和点化。

很多预言也都说了接下来的几年也许会很艰难。我想要珍惜每一天修炼的机会，每一个和同修配合救人的机会，每一个集体学法的机会，和同修一起参加法会分享体会的机会。

五、成为法中粒子

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有一阵子我以为“修炼如初”是一开始修炼后表现出的救人、讲真相的状态。最近我有了不同的理解，理解是刚刚得法时内心的修炼状态。想起自己刚刚得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时候真是睡觉都笑出来，好象什么烦恼都没有，也不重要了！一睡醒来，出现的每一个思想都会衡量是不是符合法，有几天师父让我体会了在当时层次中的状态——思想清净，走在路上都没有杂念的感觉，非常美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生活的忙碌，好象没有那么严肃认真的对待修炼了，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修炼了。

还记的得法前的两个梦境。一次是梦里在当时境界中

看到散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的世界，看见一位非常高的法王和一位非常高的法王子，但是梦里有个声音说这只是印度的烟花。当时我大概理解是以前的佛教中传的法不能度人了。第二个梦境是有许多飞天仙女看着我，绕着我往上飞上天空，我心里觉的自己也应该和她们一起飞上天空，但是觉的身体很重，飞不起来。现在想起那可能是说我的执著心太重了，低层的物质太多了，身体发沉。但是多么幸运、难得的机缘，在这两个梦境后不久自己得法了。今天写下来作为一个见证和提醒，也想要告诉世人修炼是真实的，而修炼法轮大法的意义是更加深远的。

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经常看到同修写要成为“大法中的一个粒子”。过去我以为这是个比喻，但是现在我更加真切的感受到要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一个粒子。那么在当前正邪大战的战场上，维护大法也理所当然是法中粒子的使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更加认真对待修炼，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希望师父少一份承受，多一份欣慰！

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师尊！

感谢同修。

让行恶者现世现报是慈悲众生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最近看了一篇《明慧周刊》刊登的文章，作者同修提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实践过“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只是现在才决定用。我不知道该同修的实践是什么意思，发正念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口诀？还是没有针对具体的邪恶之徒用过？或者其它？但总感觉有些不清晰的地方，谨与同修切磋。

发正念口诀是师父二零零一年赐予弟子们的。个人理解，这是师父赋予弟子运用神通的能力，是师父给我们运用神通的许可证，让弟子能够大展神威除恶卫道。发正念的两个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精進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殊胜伟大，威力无比，是师父同时赐予我们的。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两个口诀哪个需要限制使用少用或慎用或暂时不用，那就说明只要需要，我们完全可以随意使用。

让行恶者现世现报是神的慈悲。

让那些对师父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行恶者现世现报，既是对行恶者行恶的惩戒，更是对行恶者对众生的慈悲。

行恶者得到应得的报应，促使他能够明白这是自己作恶的结果，无论是恐惧也好，迷途知返也好，都会避免使他在行恶的路上越走越远，使他少犯罪，以至于最后被彻底销毁。

行恶者少行恶不行恶，甚至改恶从善，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就是减少了迫害减少了干扰，对于世人对于众生来说就是增加了得救的机会，这不是神的大慈悲吗？

当然，我们运用正法口诀时，无论用哪一个，都是善的平和的，都是大法威严威德的展现。无论什么时候用，

都是慈悲的展现。至于有人抱着强烈的怨恨心报复心去做，那也不是正念，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另外，看到北美同修有一个大组讨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给那些在最近这次法难中作恶的人一个机会，对他们人的一面要善。个人认为，给机会不给机会，是师父说了算，是有法的标准的。这不是法难初期，也不是中晚期，甚至不是末期，而是末后的末后，是决定一个生命淘汰还是留下、一个修炼者行与不行的大考核。这个时候还在行恶，而且敢直接针对师父迫害针对神韵发难，这样的生命还可救可留吗？他们那无边的业力还要师父来承受吗？中共邪党在决定迫害大法时，已经被众神判定其解体消灭，彻底丧失了未来。那些在这最后时刻依然决定对师父对神韵行恶者，他们还有未来吗？针对师父针对师父主持的神韵与针对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犹大在决定出卖耶稣收下银币那一刻，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而远远比犹大更邪恶的生命，他们也同样选择了自己的结局。我们能做的，对他们最大的慈悲，就是让现世报尽快实现。

个人认识，有偏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再说徐甲讨薪

文：明悟

【明慧网】徐甲是老子的仆人，跟随老子二百年而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因此向官府状告老子讨薪。可是当老子取回下在徐甲身上的道家太玄真符后，徐甲顿时化成一堆白骨。在常人的眼里，徐甲的做法合情合理：打工赚钱，欠债还钱。然而在修炼人的眼里，徐甲只是一个愚顽不化的俗人。

不久前某人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机构及个人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经济损失。缘由是此人十三岁入学飞天学校学习，二十四岁从飞天大学毕业，期间曾作为实习演员参加了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巡回演出，没有拿到合理的报酬。

如果徐甲讨薪按常理还说过得去，但此实习演员的做法在人中也是站不住脚的。据飞天大学资料，每个学生一年的奖学金为五万美金，其中包含学费、课本、服装、食宿等必备开销。更多的补助和节庆餐饮等等则由学校设法另外开销。十二年的助学金总和为五十五万至六十万美金，出这些钱不是因为神韵多有钱，而是为了珍惜大法小弟子、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成才过程也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实现共同使命的一个组成部份。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旨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传统道德，传播美好、善良和希望。这是神韵的使命。

相反，仅为送孩子出国留学、孩子喜欢跳舞，或者家长为了其它私人理由而希望孩子读飞天大学的，出于这些其它理由报考飞天的，即便学校出于体恤等善意而接受入学，最终成才的可能性也极低，毕竟飞天的中国

舞教学是世界一流的，对学生的身体条件、品德、心理素质的要求也相应很高。

既然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那么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乍听简单，答案却很深奥，超出了世间任何专业，而任何专业如果用几句话就能让外行明白也就不称其专业了。就“是否宗教”这一点来说，李洪志先生在《修炼与宗教》一文中指出：“我说我们不是宗教，是因为神有神的定义。”但是，“法轮大法在常人社会中传播，当然被社会定义为宗教，所以法轮功也是以宗教团体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注册的，同时美国法轮大法祖庭龙泉寺也是在美国注册的宗教寺院。”专门致力于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本杰明·彭尼博士（Dr. Benjamin Penny）在其著作“法轮功的宗教信仰”（The Religion of Falun Gong）中写道，法轮功拥有“深刻的宗教性”，并且“从各种有意义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宗教”。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宗教都讲看淡人中的名利，崇尚道德，探索生命的真正意义，追求生命的永恒。因此很多信徒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捐赠宗教事业，做义工，付出自己的所有、所能，行善事，弘扬正法。因此西方国家的法律都保护宗教，宗教活动不受“劳动法”的制约，信徒们在宗教中的付出不能用人间的公平或报酬来衡量，因为这是不同境界中的概念。制定法律的先人们深知俗圣不能混同一谈。

而今天这个前神韵实习演员把神圣修行中的自愿付出行为拿到常人中来理论，用常人的法律来衡量，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举两个广为人知的真正的修行人、修炼人的例子：

先说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一八八零年～一九四二

年)。弘一出家前俗名李叔同，是富家子弟、民国大才子，兼画家、音乐家、剧作家、教育家于一身。李叔同在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去了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得法号弘一。他潜心修习律宗，终成律宗一代大师。在他剃度出家的第三天，其情投意合的日本妻子春山淑子到虎跑寺寻夫，弘一法师却避而不见。淑子抑郁下山，不久后回到日本终了一生。试想一下，如果春山淑子状告虎跑寺诱其丈夫出家，破坏了她的家庭，使其蒙受了多少经济损失，要求寺院赔偿经济损失、弥补精神损失，是不是会被认为“拎不清”、不识大体大义？

再说唐朝的高僧一行禅师（六八三年～七二七年）。一行禅师出家前俗名张遂，其曾祖是唐太宗的大功臣张公谨，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初唐是极显赫的世族。张公谨的长子张大象官至户部侍郎，次子张大素撰写《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三子张大安上历任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遂的父亲是张大素的二儿子张懌，曾任武功县令。张遂自幼聪明敏捷，过目不忘，不到二十岁便博览经史，对天文历算无不精通。武三思闻张遂大名而多次召见，想纳为幕僚。二十一岁时，张遂遇见天台宗玉泉弘景大师，便起了出家的念头，遂在嵩山剃度为僧。按照世俗的观点，一行出家是否国家、家族的损失？张遂的家人是否应该状告佛教界，荒废了一个栋梁之材，让家族蒙受损失？

用世俗的理去评定宗教中的事，是很荒谬的。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中国象棋里有“别马脚”的说法，国际象棋里没有。如果有人在看国际象棋时说：“不行，你这马不能这么跳，别马脚了！”，这个人一定会被棋迷们赶出门去。

当然法轮功学员以社会为大庙堂，不出家不进山，

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要求弟子放弃常人中的一切，但是修炼人的追求、理念是一样的。那个想讨薪的神韵实习演员没有花一分钱的学费和生活费，读完了大学，受到了最正规最严格的中国古典舞教育，受到了最正统最完美的艺术熏陶，也学到了一技之长，得以被中共治下的北京舞蹈学院聘请合作。在一个纯净的修炼环境中成长，同时也兼顾了常人中的名和利。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为何恩将仇报，反过来状告神韵？

徐甲讨薪也好，实习演员告状也好，其实是物质和精神之争，世俗和灵修之争，无神和有神之争。自古俗圣两重天。这样的争论可以是哲学范畴的，但不能是法庭上的。好在美国的法律制定者知道这一点。

以无神论自居的中共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系统的漏洞挑起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其结果必是清者自清，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更深入人心。

“仇富助共”到纽约

文：唐元

【明慧网】《纽约时报》近期持续发文抹黑神韵和法轮功，日前又刊文指神韵艺术团累积资产达2.66亿元，并以扭曲性的陈述，暗示神韵存在财务问题，借此攻击法轮功创始人与法轮功修炼群体。也许这些舆论战的操作者以为，从经济与财务角度污名化法轮功，代价最小，效果最佳。殊不知，这是在美国与自由世界复制、扩散共产党“仇富”论，企图在国际上打压法轮功。

中共“仇富”论成因

在中共的宣传里，世界是物质的，共产党人是唯物论的，为了占有物质与财富可以不择手段。

中共的发家靠的是打砸抢，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窃政前的所谓土改，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至当今公私混制，都充斥着暴力、谎言与血腥。

在东方，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西方，约翰·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这些至理名言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千百年来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在人类的信仰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今生贫富乃前世果报。前世积德行善，今生功名富贵，家有余庆；前世造业积恶，今生多灾多难，家有余殃。罪大恶极、罪无可恕者下地狱偿还业债。

中共来了，要改天换地，要瞒天过海，要堂而皇之的将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包装成救苦救难、解放全人类

的壮举，要煽动更多的民众配合它的邪恶政治运动，就要炮制出一套套歪理邪说，颠倒黑白，蛊惑人心。

首当其冲的是无神论。《国际歌》中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毛泽东自诩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破坏传统文化，三教齐灭，泯灭了人们心中敬天信神的善念，摧毁了社会上的道德信念与人伦堤坝，从此，被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可以无恶不作而无所顾忌。

其次，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论。中共九大后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写入党章，毛泽东表示“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共把人分为“人民”与“阶级敌人”两大类，不同时期的“阶级敌人”不同。过去地富反右坏黑五类是敌人，今天法轮功是敌人，明天，天下满眼都是敌人，挑起群众斗群众，分化人心，制造仇恨。

而在中共话语中最能蒙蔽人、煽动人心的，是所谓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大同理论。《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为此，中共拼凑出了一套“剥削论”，只要有钱，就是罪恶。地主家的鸡半夜都是叫的，资本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动员农民诉苦，煽动仇恨，搞政治运动杀富劫财，斗地主，分浮财，将其污名化，赶尽杀绝。逼资本家当“空降兵”跳楼自尽。经过半个多世纪，仇富基因已深植于民众头脑中。

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只是欺骗的升级版。利用外资和老百姓的血汗，为中共权贵圈钱。一面不断的给百姓画大饼，一面却将贪腐治国奉为圭臬，打压起民营企业来从不手软。时至今日，中共还不忘高举共同富裕大旗，抓富豪。最终的目的地是巩固自己日益凋零的权力，或者中饱私囊。

神韵成功奇迹与传统财富观

神韵与世界上绝大多数表演艺术团体不同，没有企业赞助、政府支持，不靠会员捐赠，完全靠世界一流的专业艺术水准、震撼人心的传统精神价值，为当今世界艺术团体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创业典范。

中国五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君子生财有道，富而有德的故事灿若繁星。素有“华夏第一相”之称的齐国宰相管仲便是两千年前胸怀大志经世治国，又能实现财富自由的高手。商家鼻祖陶朱公范蠡辅佐勾践破吴称霸后，三次成为巨富，又三次散财于民，演绎了“富好行其德，财聚而裕民”的主流商道价值，诠释了德富相倚、富而有德的五千年华夏民族传统财富观。

神韵艺术团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历经千锤百炼，凭自身实力开创出国际品牌。同时，神韵为员工提供了全面性服务，并为飞天学校提供资助。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包含食宿，价值约每年五万美元。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财富观的现代实践，也完全符合美国法律。

然而神韵成功的奇迹，却被《纽时》歪曲成“某种剥削”与“宗教狂热”，这种别有用心的攻击，是不是中共舆论战在纽约的具体展现？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传道的觉者们的故事。传统宗教中都有供养。耶稣传道时不仅接收财主的捐款，也接收穷人的钱币，一个穷寡妇把毕生的储蓄捐给了耶稣，受到耶稣的称赞夸奖。撒拉法的寡妇用一把面、一点油供养先知以利亚，结果她家中的面和油非但不减少，还吃了更多的日子。一个孩子把仅有的五饼二鱼交给了耶稣，不仅没饿着，耶稣展神迹用此喂饱了五千人。孔子办学也收学费，周游列国讲学时，所需费用都是弟子子贡挣的钱。没听说世人、

哪个信徒指责耶稣、孔子敛财，诽谤财务状况有什么问题的。相反，犹大为了三十枚银币而出卖耶稣，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羞辱柱上。

中共无神论者是无法理解传统价值观的，他们的眼里只有钱和权，他们用钱去诱惑别人，用权力去打击异己。

《纽约时报》助共为虐

《纽约时报》用虚假报导，企图误导读者认为法轮功创始人敛财，这是中共二十五年前迫害法轮功之初使用的、完全失效了的伎俩。亿万修炼者每一个人给李洪志师父捐一元钱，师父就是亿万富翁，可法轮功创始人没有接受过弟子们的一分钱，即便他使亿万人身心健康，使无数绝症患者起死回生。师父做讲法带功报告时，礼堂门票收费是当时各种气功报告中票价最低的，曾引发气功学会的不满，李洪志师父为了多救人，考虑到学员家庭收入情况，坚持低收费。

历史上，度人的觉者来十恶毒世传法，替人消业承受罪业，引导人返本归真，本就应该受人尊敬，觉者在世接受供养、接收捐赠是正常的，合乎世俗法，更顺应天法。可是，我们伟大的师尊没有这样做，靠自己的稿费生活，教导弟子办学校、办公益机构造福世人，为什么这些在《纽时》的眼里反成了“剥削”了呢？《纽时》这是不是在复刻中共的造谣诽谤，执行中共的跨国迫害政策呢？

中共向来把美国称为万恶的资本主义，把法轮功修炼群体当作头等敌人，能把迫害法轮功政策长臂延伸到美国本土，正是中共全球战略的一部份，也是中共梦寐以求的。享受着言论自由的《纽约时报》，刻意贬低法轮功学员们的精神信仰，诽谤神韵艺术团，反而成为中共跨国迫害信仰自由的得力工具，悲哉叹哉。

也谈敛财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近日出现了一轮针对神韵及法轮功的攻击性报道。就所谓法轮功利用“宗教狂热”以及“极限压榨与操控”等等，究其最终矛头所指，无外乎要向人们传递一个核心信息——法轮功上层，或者干脆说法轮功创始人敛财。

某西方媒体以近乎夸张的语气和文风，质疑一个享誉国际的艺术团体，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累积了“多达”2.5亿美元的资产。似乎在他们看来，由华裔创作并具体实施的舞台剧，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在西方社会达成目前这种成功；从世俗的经验来看，一定是在事实上使用了某些不为人知的方法。根据该媒体的指控，法轮功创始人及其追随者使用的终极目地，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真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法轮功学员创建的包括大纪元、新唐人以及神韵艺术团在内的社会性组织的初衷，第一核心诉求是为了赢利吗？如果单纯的从赚钱的角度上去看，那么法轮功创始人与众多追随者后来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来钱最慢、最费力不讨好的方式。

据公开资料，在“七·二零”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全盛时期，据中共官方估算约有七千万至一亿人修炼，是当时中国修炼人数最多的“气功”门派，甚至比排名靠后的几个气功的习练人数总和还多。用现代营销的观点来看，这么庞大的“人口红利”，搞点“粉丝经济”来钱岂不太不容易？

但事实证明，广大法轮功修炼者除了通过当地书店购买几本法轮功的书，以及包括动功、静功在内的两盘炼功磁带之外，包括参加法会、集体学法炼功以及由辅导员教

功等都是免费的，而所须购买书籍的开销，一般也不过几十元钱（其中主要著作《转法轮》为十二元人民币，炼功磁带与白带价格几乎相同，约十元一盒）。除此之外，法轮功创始人再没向学员们以任何理由，收过其它的任何费用。

有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经济普遍不发达，法轮功创始人不一定能想到这种赚钱方式。真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中功的情况。

据公开资料，中功组织在九十年代时即实施多层次、多方位的收费模式，其中一、二、三、四部功法，据公开资料分别约为四十元、七十元、两百元、两百元，同时还有拜师费三百元，辅导费两百元，其中“圆顿秘法”一书更是价格不菲，后期更是卖出了两千元高价，而这还仅仅还是学功这一项。据以前习练过该功的人回忆，当时中功组织在全国有多个庞大的商业产业链，比如曾闻名一时的青城山“信息茶”，全国数十个大型高档养生基地，等等，这些也是价格不菲。

此外，各地中功组织领导人还有一些不同的收费项目。我熟知的一位曾练过该功的熟人说，他的中功辅导员曾在九十年代中期，向他推荐过一种“高级功法”，也属于收费范畴。具体金额由于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但他大概记的约为上百元至几百元之间（当时本地平均工资约为四百~五百元左右），宣称学成之后能够得到一种特异功能（神通），即遥视，只要说出物体之名与形，不管其在哪里，都能用天目找出。结果，这位熟人要求该辅导员现场验证该神通（寻找他丢失的钥匙），但该辅导员告知他地方后回去并没找到，学功之事也因此事证伪而作罢。

此外，该功辅导员还可以教什么“神仙一把抓”等诸多特异功能，也是分别收费，交一笔钱，学一种特异功能。

当然，这里的目地不是要讨论中功练了后，或者喝了

“信息茶”之类的后是否能祛病，也不是讨论练该功能不能练出特异功能。重点在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时间，与中功等其它各类气功同处于九十年代的气功热时期，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修习者对那些功法大多都知道，有不少人是练了这个功，没多久又转而练那个功。而且，中功是于一九八八年传出在前，而法轮功的正式传出是在一九九二年后，晚了整整四年，所以说当时的法轮功创始人不知道利用气功作为载体来赚钱，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是照着学练人数排名第二的中功依葫芦画瓢，那也应该早就赚的盆满钵满了。

可事实确是，从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正式传出至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被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没有组建过任何一家商业外围组织，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如有的话，中共喉舌早就万炮齐轰了。

说完了基于庞大数量的人口红利，我们换个角度，试着往精英路线上分析一下。

说到精英路线，我们可能联想到一个前几年很火的气功大师——王林。他的特点就很明确了，走精英路线，接触的都是达官显贵、明星政要。在网络没有充份发酵之前，普通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这号大师，直至看到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空盆来蛇”老照片中出现的众多顶级政商名流合影，我们才知道，原来其人已经混迹于上层社会多年。

那么王林有多少钱呢？王林自己说有二、三十亿，但据媒体披露可能远不止于此，王林在家乡、深圳、香港等地的豪华别墅就不下五处，其中家乡的一座“王府”规模就超过了当地县政府大院，更是拥有劳斯莱斯、宾利等众多豪车。

众所周知，法轮功创始人也没有走这条路。要按照这

条路走，也同样不会象现在这样辛苦。要想赚钱，定期服务那么几个人，或者面向小众服务就好了。以当时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这并不难做到，对各阶层人群的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力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层政商名流，甚至是最上层，否则无法解释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头号威胁的理由。

我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用任何一种商业模式去理解法轮功的这种“变现能力”，都能得出最“笨”、最“慢”的结果。那么这是法轮功创始人与其广大追随者的能力低下造成的吗？如是的话，由法轮功创始人担任艺术总监的神韵仅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已享誉国际盛名，这些事实又当作何解释呢？

不知道个别西方媒体如此“关注”法轮功的动因是什么？如果媒体是基于良知的报道，那我想此类问题还有更多的选择。如：中国大陆在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张核子”等利用核酸检测侵夺国帑民脂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某大学教授指出，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已是世界第一，每年“三公经费”超万亿，相当于各国的总和，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前段时间，深圳一名七十三岁老者换肺，医院选择动用直升机运输肺源，从广州到深圳仅用了三十三分钟。如此神速对待一名“普通老百姓”，姑且不论其真实身份，对于核心的肺源问题，在广大中国网民强大的舆情压力下，相关机构仍然语焉不详，直至网络热度消失。这样严重的问题，涉及中共核心罪恶——活摘器官，西方媒体不报道，却偏偏揪住神韵二十年时间赚了“多达”2.5亿美元不放？！

在被世界上最庞大强权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打压下，在无任何外来援助的孤立困境下，在无数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不辞辛劳的长期艰难付出下，法轮功创始人带领着

他的追随者们，凭借完美的技艺和卓越的口碑，以“世界第一秀”的身姿，用了长达二十年时间攒下2.5亿美元的资产，这能叫多吗？

对比一下：在中国大陆，一部电影就能在短期内爆出十亿，甚至数十亿票房；一个网红带货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上千万甚至过亿……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名人、明星、网红，谁能比法轮功创始人更有影响力？“粉丝”更多？知名度更高？说服力更强？放在同等环境下，谁的赚钱能力更强？那么时至今日，谁又能看出令人尊敬的法轮功创始人，有强烈的赚钱这种想法和行为倾向？！

虽然我极不情愿用“阴谋论”来质疑一家西方媒体，但它确实是在事实上，以其带有偏见的主观立场，多次将法轮功修炼人与非修炼人之间的观念碰撞，甚至是断章取义，透过媒体无限放大，并试图引导至早已预设的不良印象中。归根到底，该西方媒体攻击的对象，已经不是单单的针对法轮功，而是针对全人类“对神的信仰”的全面攻击与终极否定。

“把地球管起来！” ——中共对美国司法的影响

文：徐谷

【明慧网】众所周知，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立法与司法职权相互独立、彼此制衡，以防止权力集中与滥用。美国从联邦到各州政府都将权力三分，最高法院与次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案件与争论的司法权力。

中共是党管一切，党的意志、党官的意志就是法律，公检法司从机构到职权均是中共一手操控的，目地就是要权力集中，方便滥用。由此，中共的所谓法治和美国的宪政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从两高到各级法院，其司法裁量权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党权体现，法院是中共的一根政治大棒。

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共向来就在全世界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及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担当，当然无法容忍美国制度，二三十年来中共对美国进行全方位渗透，其中，针对美国司法施加共产主义影响力成为关键一环。

先说两个真实故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两个分别发生在中国司法界和美国司法界的轰动案例。

轰动五十年代的清华谍案

五十年代的故事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对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说：“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恰在此时，中共司法系统却先行一步，通过对一对美国夫妇的思想改造（洗脑），将社会主义好的口号，传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二零零八年，英达之父、已故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英文自传《Voices Carry》在海外出版，书中，英若诚自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和妻子吴士良为彭真工作，充当国安人员，利用交友方式收集在华外国友人和驻华外交人员情报。

一九五一年，英若诚曾将清华大学一对年轻的美国学者李克、李又安夫妇，举报给中共，说他们是美国间谍。李克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翻译，二战结束后他和妻子李又安来清华大学任教，他们因为喜欢收集中国街头巷尾或报刊上的一些零散信息，被中共国安部门认定为美国间谍，彭真暗中指派英若诚搜集两人罪证。

英若诚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用在了美国夫妇身上，他故意邀请很多同学来家中聚会，开怀畅谈，却暗中将李克夫妇的“反动”言论记录下来交给国安。美国夫妇被抓后，一直关押，直到一九五五年九月才宣判，男方判刑六年，女方判刑四年半。这就是轰动五十年代的清华美国间谍案。

美国夫妇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精于洗脑术的中共，通过司法系统针对美国夫妇进行了一番精心准备的、“春风化雨般”的“说服”和“教育”，施以小恩小惠，给他们提供一些在押犯人不应该享受的个人权利和生活帮助，以此彰显中共的宽大仁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对美国夫妇真的就被伪善的中共骗住了，加上中共对此案久拖不决，判刑的压力与对自由的渴望，自然会滋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两人表示深深忏悔，并按照管教人员的要求，承诺今后要在美国讲好中国故事。见鱼儿上钩了，宣判后，中共立即把他们放回美国，没有下监。

两人回到美国后真的就写了一本回忆录——《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美国在妖魔化中国。当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反共

浪潮，中共早就有预谋了，就是利用洗脑后的李克夫妇替中共洗白，做正面宣传。《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堪称司法版的《西行漫记》，只是效果远不如后者罢了。

九十年代的李文和核间谍案

美国夫妇的故事，讲的还是中共本土司法系统针对美国人的洗脑，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是中共最为原始长臂管辖与海外渗透案例，表明中共针对美国司法界的影响与渗透，由来已久。

一九八八年，中共测试引爆一枚中子弹。美国情报人员后发现，中国使用的是美国W-88核弹头失窃资料。美国获悉，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曾把有关核子机密数据下载到个人电脑中。一九八八年，李文和在赴中国参加会议期间，与中共两名核武专家有过直接会面，李文和回美后从未向实验室安全部门报告过此事。

一九九九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李文和，理由是其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机密。但李文和在关押数月后又无罪释放，美国政府还出面对其道歉，李文和之后反诉美国政府及媒体，获赔近一百六十万美元。这就是轰动九十年代的李文和核间谍案。

为什么无罪释放了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证据不足。实质上是美国司法部、能源部及情报部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升温，美国政府误以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能帮中国人民走向民主与自由，一九九九年前后，克林顿当局亲自游说国会议员，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及加入WTO，此时，把李文和定为国安罪，显然是政治不正确。

当时，中共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影响力，对美国司法界进行长臂干扰，利用侨联、留学生联合会、在美华人以及

媒体舆论，大肆炒作美国逮捕李文和是种族主义歧视泛滥与种族迫害。种种压力下，美国司法界只好同李文和做了妥协，李文和同意自己犯了不当处理核子资料的轻罪，美国司法部取消了对其五十多项涉及国安罪的指控。

中共党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现任党魁，都明确说过，中国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中共背后的潜台词，可不是自己不搞三权分立那么简单。而是，我不搞，你也别想搞，我让你也搞不成，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大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司法渗透正在损害美国利益

中共近年来不断强调：“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牢牢抓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说的很明确了，要通过发动和推动法律战来实现中共全球战略野心。

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去对付美国和中共的敌人，成为中共深度渗透美国的有效战略方式之一，即所谓的法律战。这是一项非常长远的战略。美国中国经济分析师，《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一书作者安东尼奥·格雷斯科（Antonio Graceffo）指出：“把忠于中共的人带到美国，给他们全额奖学金和资助，让他们上法学院，拿到律师执照，在几年内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现在这些公司已经存在，然后中国政府把人送进这些公司。”

这些身处美国的中共代理人，虽然精通美国法律与政策，头脑中却被灌输着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共动之以利益，同时也会利用他们国内亲人境遇作为筹码，怂恿和控制他们为中共服务。

中共利用它培养起来的代理人直接在美国本土开办律

师事务所，也可以通过在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设立中国跨境业务部，来完成中共要他们完成的任务。它们间接或直接为中共国企、军民融合企业或中共权贵等在海外的跨境业务，提供有损美国利益的法律服务，帮助中共公司在美国并购、上市、垄断市场，及规避美国法律制裁。

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还利用持左派思想，如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等人为其服务，甚至这些人当中不乏自称反共人士。美国很多州一级法院的法官，一些律师事务所人员，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嘴上喊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却不能真正认识中共的邪恶，反被中共利用，成了中共海外跨境镇压的工具。

认清共产之毒，遏制中共渗透

美国宪政制度的根基是天赋人权，即人权是造物主、神赋予的，美国先父们以“在神之下”的原则与名义，设计三权分立制度。共产主义左派却刻意回避神，甚至禁止赞美神，并将不设边界的言论自由、极端的自由主义视为宪法所赋予的当然权利，这是对美国宪政制度的误读与扭曲。

在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和浪潮的推动下，吸毒、同性恋合法、打砸抢轻罪化等不道德甚至犯罪行为，被赋予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严格执法、父母管教子女、老师教育学生，被解读为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妨碍。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夸张诠释已经走入司法界，变异了法律，损毁了美国宪法的神性，同时被中共法律战钻空子，从内部搞乱美国，真正侵害了公民的合法人权，也会助长中共对美国主权的侵害。

中共目前在美国发动法律战攻击神韵与法轮功，其中就有打着自由主义口号，污蔑神韵与法轮功信仰的。中国

蒙书《三字经》中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用自由主义去棒打信仰与宗教学校的教育，这不是在为学生负责，这是在毁学生、毁社会、毁美国，这是中共求之不得的。

一些反共却被进步主义、自由主义迷惑的人们，请慎重想一想，中共为什么这么多年持续不断的严厉迫害法轮功？国内打压还不够，还要国际输出迫害？因为法轮功没有任何世间的执念，不求任何世间得失，不会被中共渗透，不可能会被其收买，更不会惧怕它的暴力与淫威，也最能认清中共邪灵本质。所以，它骨子里恨呀、怕呀。

法轮功没有敌人，法轮功让人三退的目的地是解体中共邪灵，不是与其为敌，中共也不配。作为中共法律战代理人攻击法轮功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却都是在真正的成为中共帮凶。其实，有朝一日，美国如能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须披露外国资助者信息，以及其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共产主义恶魔将无处可藏。

也说2.66亿资产

文：义言

【明慧网】最近，有些坏人以“利用宗教狂热狂卷2.66亿美元”为题，抹黑海外神韵艺术团，我也说说这2.66亿资产(asset)。

一、合法收入

神韵的收入是卖票挣来的，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体捐赠的，更不是法轮功学员的捐款，所以不存在“宗教狂热”。神韵宣传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真、善、忍”，观众花钱买票是对这两点的认可。

台下坐着的千万观众来自各国、各族、各种信仰，美国如此、欧洲如此、台湾、日本、韩国……亦如此。

神韵的票价也并不便宜，最高可达三百美元，观众付钱不是头脑发热，是因为演出水平高超、技艺精湛，被誉为“世界第一秀”。观众花这个钱是基于对中华神传文化和对“真、善、忍”道德准则的高度认同。所以说神韵挣的钱合情、合理、合法、光荣。

二、证明神韵了不起

神韵自二零零六年成立，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渐风靡世界，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看点，每年举办的神韵晚会都在世界顶级的表演剧场巡演，各界名流、政要、商贾云集，一票难求。

与此对比，中共每年浪费大量民脂民膏，公费补贴各种艺术团体出国演出，没人看赔本不说，还有演员借机叛逃。

其实，国外的许多老牌艺术团体收益也不乐观，尤其疫情期间都收入大减。只有神韵艺术团逆势上扬，由原来

的一个艺术团扩展到八个艺术团，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今年开启的神韵演出，在英国和美国，刚刚开始售票就很快售罄。神韵八个团要在全球二百个城市巡演八百场，观众将达数百万之多。在全球，神韵的精湛演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神韵粉丝。

这样看来，神韵能赚钱，说明神韵有真本事，真功夫，真了不起。

三、观众们用脚投票

众所周知，全世界经济都在下滑，社会停滞。这个时候，神韵却挣钱了，这是观众们用脚投票，站在了“真、善、忍”的一边。

坏人想用“2.66亿”，这个扎眼的数字，刺激人们的妒忌心，潜台词是“你看哪，法轮功竟然挣了这么多钱！”可是，我读到的却是：“天哪，法轮功竟然有本事挣这么多钱！”

在中国大陆，二十五年来中共一直在抹黑法轮功，淡化其存在，或许许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个曾经拥有一亿人的强大信仰。但是坏人却用最抢镜的方式，把法轮功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说的竟是“法轮功赚大钱了”，这恰恰证明法轮功成功了！

四、彰显正义的“义”

坏人说神韵艺术团有很多义工免费工作，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非常感谢”，毕竟坏人也得承认事实：大量法轮大法弟子做的是义工。“拿美国政府给的钱”，这个中共谎言被坏人自己揭穿了。

法轮功学员做义工，完全是他们发自于自己对中国文化赤诚的爱与自豪，以及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真诚愿望。这份纯真、纯善的坚守历经二十五年后，终于由神韵艺术团的绽放再次被世人所见。

不仅如此，谁还记的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那些在捐款簿上署名“大法弟子”的人是法轮功义工；走遍世界各地传播真相的是法轮功义工；在街头向你劝三退的是法轮功义工；冒着生命危险，争取中国人合法权利的也是法轮功义工……这是一股凝聚力，真、善、忍的感召使得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义工走到了一起。被党文化洗脑毒害的人理解不了义工这个“义”字的含义——它就是正义的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借口“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想消灭法轮功。中共耗尽民脂民膏，据说其为此动用的国家资源，远远超过一场战争的费用。共产党用人民的钱迫害人民，一点都不手软。

过去二十五年，美国左媒持续帮助中共传播针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却无视这种行为对法轮功群体造成的严重人权侵害。特别包括在大量有关强行活摘器官罪行的证据曝光后，尤其是对神韵，表现出愈发明显的敌意。这么多年来，中共制造了无数冤案、死亡案例，还有确凿的活摘罪行，左媒可曾作为媒体有过报道？对影响世界精神和灵魂的大事不报道，这是媒体的大不义啊！

五、飞天大学是免费的

2.66亿是不少，但是相对于肩负传承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使命也不多。飞天大学是神韵在美国注册的正规的中国古典舞及音乐教学院校，实行全额奖学金制，节省了每个学生每年五万美元的费用，包括食宿、实习、外出表演、旅游等各种费用。神韵演员外出表演，住高级宾馆，吃高档美食，既圆了“旅行世界梦”，又能够在世界最顶级的艺术剧院为观众表演。这是许多艺术家期盼不及的事情，而神韵演员和实习生一年就演上百场！

六、“真、善、忍”普世价值是无价之宝

相对比较承载法轮大法“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弘传，2.66亿，更是太微薄了！二十五年，在国内中共制造的信息茧房中，人们不知道法轮功在国外多么受欢迎；《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五十种文字出版；真、善、忍早已被世界大众所普遍认同；多少政要名流都以观看神韵演出为荣。

这样一台具足深厚文化底蕴的表演，是那个号称“反天、反地、反人”的无神论中共邪教所不能容忍的，是因为神韵帮助人们找回了被马列共产邪灵毁灭的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对神韵的所谓宣传，真的是帮助世人来了解神韵！

观众看了神韵之后，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高度满足与对中华文化的赞叹。人们愿意看、抢着看，都愿意掏钱。这说明神韵的成功。▲



图：二零二四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柏林召开，来自德国和部份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出席了这次法会，并恭祝师父新年好。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170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41,249,890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